



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

JIU TOU NIAO CHANG PIAN XIAO SHUO WEN KU

凤来兮

彭见明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凤来兮

彭见明 著



B1288968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来兮/彭见明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10

ISBN 7-5354-2393-0

I. 凤…

II. 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0209 号

责任编辑:李正武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京山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 插页:5

版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43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3.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彭见明，男，1953年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农村；1970年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先后任平江县剧团演员、美工、县文化馆副馆长、平江县文联主席；1986年调岳阳市文化局任创作员、被选为岳阳市作家协会主席；1987年任副研究馆员、挂职任县委副书记；1998年被选为岳阳市文联副主席；1994年被选为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96年调任省作协专职副主席、被评为国家一级作家。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981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将军和他的家族》（上海文艺社）、《风流怨》（北方文艺社）、《家长》（上海文艺社）、《大泽》（作家社）、《玩古》（中国青年社）、《粉船》（作家社）、《风中一滴雨》（湖南少儿社）；长篇散文《走进陌生的西藏》（云南人民出版社）；小说散文集《那山 那人 那狗》（湖南人民出版社）等。其部分作品被译成日、德、英文出版。小说《那山 那人 那狗》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玩古》获1990~1995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

这稿我又作了一次认真的校勘。我
本也想在某些地方作些删减或
加添抒情色彩，但最后还是作出大
大的努力。因为这是一人稿的遗物，
表现其抒情是困难而枯燥的，更
不可罗嗦。况且蓄和巨则为止也是
我所遗书之表现^{手法}之一。其中有几个
地方加了几页，打印时请注意。

再查一遍，觉得有些地方处理得不够
是有点差的。这个作品我强调纯

南昆崙，但怎樣的人理解。

余字兩叙!

作者手迹

我的茫

无边际的等

待便是她，

她像一条

小船，靠在

了我渴望的

岸边。



我们在

互相的渴

望中，湿淋

淋地缠作

一团……



宿。

隐秘的归

他们温馨

深处，是

板的小巷

铺满青石

茫茫，那

前路





九头鸟长篇小說文库

你別

緊張，我

不做將軍

了，還是

毛主席的

戰士嘛！



一场无可指责的婚外情，
一部中国版的“廊桥遗梦”；
二十五载的等待与追寻，
寻求的就是一种纯粹。
既看重道德和操守这个
社会生活的游戏规则，
又无损天平的另一半，
通篇搓揉一个“情”字
赞美
一种物欲横流的时世中
一息尚存的清雅
情致。

风
来



11/24/07 of

责任编辑：李正武

封面设计：王祥林

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已出书目：

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

银城故事	李 锐 著
远去的驿站	张一弓 著
张 居 正	熊召政 著
痛 失	刘醒龙 著
坚硬如水	阎连科 著
上官婉儿	赵 玫 著
想起草原	邓一光 著
西北偏北	邱华栋 著
抵抗者	何 顿 著
欲望与恐惧	墨 白 著
沉默的季节	冯积岐 著
凤来兮	彭见明 著



—

现在，在众目睽睽之中，我一反昔日的镇定持重，焦急万分地一头闯进了杜欢的房间，坐在她的床前……

这意味着什么？我这一莽撞的举动，意味着我和杜欢艰难地保藏了二十多年之久的情人关系将暴露无遗，将成为这个城市的热门新闻。我在这个城市做过七年文化局负责人，当过三年副市长。我也记不

清我任内在电视屏幕上和各种各样的大会主席台上晃过多少回了。我坚信把我烧成灰，这个城市的人民也能认出我来，更要命的是我在这个城市工作的三十年间，口碑一直非常之好，我用“非常”二字一点都不夸张，这在以后的描述中我还会提到。一个工作踏实、待人诚恳、生活严谨的令人瞩目的副市长居然有婚外情？这叫依赖着我的妻子和孩子、提拔我的领导、给我选票和支持的选民、同事、朋友们怎么想？这将是怎样的一场轩然大波？

明知这将是一堆大火，我还是像飞蛾一样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我义无反顾地守在杜欢的跟前。

二

我至少有一个星期没有给杜欢打电话了。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带着一个慰问团，在遥远的西藏慰问援藏干部。在那里别说打手机，就是固定电话也很难接通内地，而这个问题，也正是我省本届援藏任务中要解决的问题。想想这些长期不能与家人联系的援藏干部，还有那些根本没有体验过电话的好处的当地居民，我当时就让我的手机心安理得地关闭在旅行袋里。

几辆“沙漠王子”吉普车风尘仆仆地把我们送往贡嘎机场。只有在这里，看到墙壁上的磁卡电话，我才猛地想起应该打个电话回去了。我启动手机，不由自主就拨着我心中最熟悉的号码——一个不是自己家里的号码——我常常出差，出差和干部的称谓是血肉不可分离的。差即公务，即权力和

荣誉。商贩和打工者出门都不能叫出差，“差”字不是随便可以使用的。我小时候最羡慕的人是能够使自己出差的人。出差，花着公家的钱，到处去看世界，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而且出差，是属于有身份的人的，一般的人可不敢奢望——我小时候最大的理想是做一个今后也能出差的人。在异乡陌地出差的有家有室的干部，安顿下来之后和即将要回去时，最想办的一件事情是要给家里打一个电话。这个令人温暖的号码不必记在心里，而是写在手指上，一触即可。而我的第一触摸，总是杜欢的电话。每每和她通过话之后，我就有一份小小的自责，然后再打给我法定的老婆，我自责，但并不改正，周而复始，屡犯不改。

许多年来，我给杜欢打电话，几乎没有扑过空，不管我在哪里，只要我有意，她一定守候在电话机旁。而我也在冥冥中有一份特殊的感觉：她一定在电话机旁，在家里，或是办公室。在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不会上卫生间，也不会下楼倒垃圾，更不会出去买菜什么的，她总是那么准确地预感到我要给她打电话。我们为此讨论过这个问题，最后的解释是：缘。有缘是不会错过一切属于缘的东西的。每每想到这个“缘”字，我给她拨电话时的指头，便显得异常敏捷、轻松和兴奋。

但是我在拉萨贡嘎机场，怎么也拨不通杜欢的电话，座机空响，手机关机。我马上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怀疑高原缺氧对手机有影响，便找送行的援藏干部要了一张卡打磁卡电话，结果一样的令人失望。这样，我一遍又一遍急躁地按着重拨键，直到空姐提醒旅客关闭通讯工具为止。

从拉萨飞往内地的旅客，需在成都停靠方可辗转他乡。

现在回想起来，我记不起当晚住的什么地方，一心想着杜欢会是怎么了。还是很固执地拨着她的电话。在这个城市里，如果电话找不到杜欢，就再也没有其他办法找到她了。我和她都不乏有可以无话不谈的至亲好友，但我们之间的秘密，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否则便不能成为秘密了。有道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假如没有墙，还透什么风？这也是我们的秘密能够保藏二十多年的原因。晚上十一点，我疲倦了，我放弃了，我给我老婆打了一个电话。她说：你快回来吧！她的口气有点沉重。我当时心里想着杜欢，没有心思去推敲老婆的语气了。

我在混沌沌沌之中回到家里。老婆替我准备好干净的衣服，叫我好好洗个澡。在西藏可是不敢随便洗澡的——这是常识。

洗完澡出来，老婆告诉我：“杜欢病得不轻，你去看她吧。”

二十多年来我老婆没有提起过杜欢这个名字。她的反常让我吃惊不小。

老婆说出了杜欢住的医院和床位。

我当时的表情是如何的惊愕？当我现在坐在安静的病房里，想想老婆电话里的语气和刚才她提供的线索，不禁冒出一身冷汗来。

不过现在我已经顾不及这些了。因为我很快从医师那里知道杜欢患的是肝癌而且是晚期。这个诊断对于我来说，已经无暇顾及诸如“后院起火”的问题。

还有，就在我下飞机不久，我的一位在省里身居要职的恩师打电话告诉我：我的工作最近会要动一动。尽管他只是

很简略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且是隐性的，含蓄的，轻描淡写的，但我已经明白到我在官场上的一个进步、一个新的台阶已经触手可摸，有可能上调，最小最小的安排也是在本市进常委或者当副书记。我自己也知道上上下下对我的看法都很好，官意民意都能如此好地集中在我身上，这样的现象确实是不常见的。

然而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候，我还是冒着牺牲美好前程的风险来到了杜欢的身边。我深知：如今要打倒一个干部，最容易的是经济问题和桃色事件。

如果不是出现奇迹，杜欢在人世间的日子已不多了。在这么短暂的日子里，我能为她做点什么？全世界的医师面对晚期肝癌都无可奈何，我还能做什么。我要对她说什么？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都已经说了二十多年了，没有什么没谈过的。至此，我突然萌生出一个念头：我想写一本书，就写我和她的恋情。我记得她曾经对我说过：我们的经历，可以写一本书。我当时并没在意，想想这些个人隐私，有什么书写的必要？写书，多少也应有一些教化意义的。我当初以为她是一句随意的和玩笑的话。现在回忆起来，便不能这么理解了，也许是她真希望做的一件事情呢。女人看待情感的角度和深度，与男人是不同的，她们得到了，体验了，还想作长久的甚至是永恒的咀嚼和回味。如果是这样，将那情感历程中粒粒闪烁着光芒的珍珠，用一根丝线串连起来，挂在心里，自然是最理想的设计了。我想：杜欢便是这么想的。于是写这么一本书便很有必要，更是当务之急。要是在她弥留之际，能看到这本书，能将这串珍珠捂在胸前、埋藏心底，她会愉快而坦然地面对死神。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我想从现在起，开始写这本书，
将那些珍藏在心底的珍珠擦亮，串起来——

三

严格地说，早在 1968 年我下放的那年就认识杜欢了。当然所谓认识，只是看过她的照片。众所周知，在我下放的青云山区，青云山以她的灵毓和壮美，养育了一位显赫的人物，他叫杜家丰，他是青云山翠竹寨人，离我下放的地方不到十里路。杜家丰是共和国建国后授衔的将军，时任北方一个省份的支左部队副政委。他算是青云山有史以来最大的人物了。杜欢是将军的女儿。将军一家子的照片就悬挂在翠竹寨支书的家里。据说将军自出去闹革命至今没有回过他的故乡。故乡人只能面对他的音容表示崇敬和仰慕。作为下放在青云山的知青，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第一课，那是肯定要去翠竹寨听一听关于英雄的故事的。照片中的少女杜欢那时扎着一对羊角辫，幸福地依偎在英雄父亲的胸前。她笑容满面，眉宇间开阔明亮，一看就是个乐观豁达的孩子。那时我在那张照片前看了很久，将军以及他的夫人，他的儿子是什么模样，我一点印象也没留下，而是记牢了杜欢，记住了她的笑容、她的好看的眉毛、她的眼睛甚至鼻翼旁边一颗迷人的小黑痣。那年我十七岁。在我十七岁的经历中，这是第一个让我一见就怦然心动、脸红耳热的女孩子。在此之前，任何异性于我都无动于衷。这张令我激动的小小照片，也许谈不上是如何的漂亮、动人，我的直觉是亲切、温暖，越看越